

## 春天里审美叛乱

黄顺铭

昨晚，我为如何在163邮箱里批量地导入联系人的信息而折腾了很长时间。正准备睡觉时，读到了何晶记叙南京之行的文字。她用一整段来写我的着装，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加骇人听闻！

在这次正经八百的学术会议上，在这群思维活跃的传播学者中间，我的着装露骨地宣示了一种审美先锋性，毋宁说破坏性。也许，我真的是为了刻意制造出一种招摇过市的审美效果吧，不过，它却与这个春天如此地合拍。我也忍不住开始扪心自问了，“呃，这小子，咋越来越不循规蹈矩了呢？”

报到那天下午，与那些经常踩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多友们见面寒暄，不出三句话，就会被问及，“呃，你的花衣服呢？”，“呃，你咋没穿红/绿裤子呢？”我均笑答：“明天穿！”我决定说到做到，当晚临睡前，我找出第二天准备穿的黄色衬衣、绿色九分裤、米白棉麻混纺休闲西装，以及白色高帮板鞋，试穿了一下。我问主任（李红涛）怎么样，他竟然很配合，“嗯！连我这么传统的人都觉得非常不错！”其实，这个怪异的搭配早在3月底的微信朋友圈里已经亮过相了。在所收获的众多正面评价中，一位法学朋友的点评深得我心，“[你]随心所欲了！”当时，连cc也加入了调侃，直呼“时装界新秀”，“冯应谦霸权宣告结束”。可是，当我第二天早上去到会场，尤其是在开幕式结束之后集体合影的那一刻，我却不免自责起来，责怪自己的under-socialization制造出了一种格格不入。最近这一阵子，我陆陆续续地读到大家的记叙文字。不止一位多友提及，我是集体照中最妖艳的那个人。妈呀，这一次我真是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罗兰·巴特在《明室》里所说的“刺点”（punctum）了。





前几天，我为今年七月的成都多友会发动了一场营销大战。我其实有一个小私心，希望“黄埔四期”的几位多友能够在时隔九年之后齐聚蓉城，再一次肆意地生产欢声笑语。于是，我就在微信上挨个私信他们——准确说来，主要是“她们”。李艳红说，很是抱歉，有事来不了。末了，突兀地腾挪回南京之行：“顺便赞你上次衣服的颜色搭配，我的同事高度赞呢！”她的话让我再一次对南京之行狠狠地回忆了一把，回忆中有美食，有美景，有唇枪舌剑，有插科打诨，有欢声笑语，这些已俨然变成了“多闻雅集”这一无形学院的集体记忆。



讲到服装，突然想起一件往事来。八年前，在云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民族志暑期班上，我分享了一个研究计划，想以民族志的方法来考察一套制服如何在工作场内外形塑人的主体性，我当时感兴趣的是“警服”。潘忠党老师听罢，半玩笑半认真地回应，“你（在做田野时）最好自己穿一套制服试试。”

麦克卢汉称，服装是“人体的延伸”。这个讲法也许并不全面，服装与人体之间恐怕应该是一种互构性的关系。服装成就人，这就

是人们常说的“人靠衣装”的问题。反过来，人也成就服装。前不久，我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熙街购物广场的“成长中”小店，试穿前面提到那件休闲西装。待我穿上，设计师兼老板很是兴奋，“这件衣服等到了有缘人！”我说，“老板你真是会讲话，尽拣好听的讲！”老板说，“没有哇！你不信问问这位顾客，他刚刚也试了这件衣服，我就没这么评价啦！”

最后呢，讲一段李红涛的审美故事吧。在他结婚前的一天，我们办公室的饭团在食堂吃罢晚饭，他拉着我和师姐宋晶去又一城的G2000买衣服。他试了好几件衬衣都不满意。我和宋晶为他挑选了一件白底粉红细竖条的，他起初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在我们凌厉的游说攻势下，他终于答应试穿。当他走出试衣间，整个人一下子就散发出了另一种别样的灵韵，简直逼近本雅明对aura的理解。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他的服装审美就这样偶然地被我们给激活了。

这个春天，我成了一个审美叛乱者。你呢，还在被你的审美惯习(habitus)所囚禁吗？去年内蒙古多友会上，朱丽丽和沈荟都以蓝色控的面目出现。今年的成都多友会，她们会带来华丽的审美转型吗？我期待，期待她们“前前后后迂迂回回地试探”……